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八首

明封奉政大夫贈中憲大夫三河曹公暨配封宜人贈恭人黃氏傳

曹公先世家長洲治經術會大父綸籍冑子以禁方應詔侍禁中大父器任太醫院御醫父逵任太醫院吏目吏目受室於范是生公公始勝冠逆黃氏女即恭人也公具父母大父母恭人以能婦畢得其驩心公虛子舍以聽恭人無內顧由是專力力學治博

士家言自言三世受醫飽大官而殿近侍毋寧奉遺經爲湯沐庶幾乎食舊也與哉於是補京兆諸生傾首善之士庭闈以上觴故饒公始爲儒齋用日削乃聚徒講業歲以脩贄佐供需恭人具庋閣紉裳衣御者取諸宮中不自知其羸詘也公故視公車若開府朝徇鐸而夕書名逝上鄉書棄不錄人言吳以經術甲天下宜取益於故鄉公謝曰吾家自始徙隷三河則帝鄉也且親在與在如之何勤遠略而違親顧數奇卒困家食公仰天太息四顧踟躕自我而成名非我能我先世寔有陰德乃今敗績非我先世有闕性

我無良恭人從旁解之曰仲尼千七十二君猶或嘗
阨君之阨非陳蔡也辟詎賢於仲尼古之食報者非
此其身則其子孫二息子讀父書翩翩競爽報公者
將在是公拱待之公然其言日以程督爲政歲丙辰
伯子子朝通籍壬戌仲子子登繼之並舉進士出身
並授比部伯居　闕下仲就留都公先後訓之庭其
言亹亹吾先世爲養生主業在生人　太上好生與
天合德其以五刑之屬付主者務求生生之死而致
生之則而曹事斯其無負　天子無慰上帝無忝爾
所生勉矣恭人訓之膝下其言諄諄大母謂爾曹入

宮猶之女丁行家始也第奉三尺法活千百人俾子孫世世保之則先世之靈勿替勉矣伯仲皆循理無害敬共父母之言比伯質成封父承德郎刑部陜西司主事母安人　上即位覃恩以仲子貴加封父奉政大夫南京刑部福建司郎中母宜人並受　誥命及伯子守鄴奉父母如鄴仲子進河南按察司副使居大梁奉父母如大梁凡諸所部建明同官持議然司論報賓客游談舉以告公公陰絜短長引當否校若射覆而屢中恭人隨所至迺與冢婦胡恭人介婦張宜人俱即得旨甘輒以不逮姑氏而廢箸甲戌正

月二十九日公考終大梁仲子奉恭人扶櫬歸葬恭人故喪姑氏咯血數升及居公喪咯如嚮者久之病良已伯仲服始除恭人乃趣之入朝而毋固無恙㩮下則伯得温州仲得山東宿而未發恭人病乃革猶得承憑几之言自吾婦爾家無夕而不夢見而曾祖考妣既罷夜哭無夕而不夢見而翁宿昔乃無夢焉吾其將相從九地之下而翁生戊辰吾生辛未而翁長吾者三歲吾後而翁死者三年未及偕老亦如之庶幾乎無憾矣登舉子四孫二一其後阜昌爲朝當戸者謂何吾且從堂斧望之矣言終乃瞑葢丁丑正月

二十五日云伯仲既奉公喪葬石榴村其後以恭人祔吳郡申相公志公墓王相公志恭人墓其言有徵及伯子最單懷贈公中憲大夫懷慶府知府母恭人其申命猶有待也太函氏曰公名應龍字乾卿蓋取諸易三世陸沉金馬于時爲潛公奮然更張父爲子鵠則或躍之時也伯仲乘時並起遵萬乘而服兩縣在乾之同人見矣乃今伯遜列卿仲都開府漢庭建夌避舍不遑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則恭人之言信往伯仲屬余立傳余負諾責十有四年于時將傳公恭人無所預乃今使者至自張掖得恭人質行爲詳雖

假之年猶得並傳今而後伯仲之嚮用者日益顯而加恩於父母者日益隆自今傳之吾猶以爲亹亹也

李封君傳

歲庚辰李令君最歆司封以爲請得封令君父視令君　制有辭美而不溢都人士屬不佞爲文稱賀則不佞病毁而文不工旣而矢言異日者將爲封君立傳越三年封君始老明年正月元日則覽揆之辰都人士申疇昔之言不佞敬諾豐城李氏最著而封君出筱塘直指君栻譜三宗則不佞序矣筱塘自别祖侍郎琮始歷二十二世曰公良是爲季公配范氏蓋

封君父母也封君奉大事封樹某山之陽則不佞長矣正德乙卯季公以頎美椽永新封君始生幾及內難季公從事僅七日輒棄椽歸范負封君見之庭兒有天幸幸得免季公應聲曰善命乳名曰天生已復咳而名之曰萬清以告閭史兒時偶墮池浮水上水深不測踰時不沉諸長老言此貴徵也季公即賢豪長者無以為家封君居庭受命如嚮命讀則讀命耕則耕季公筴曰吾將課孺子讀孺子薄博士家言彊用力以希儻來安事讀矣吾將課孺子耕吾家不啻八口即有年且不給何論無年安事耕矣吾其操心

討業化居則陶朱氏之遺筴也與我共此者孺子其庶幾乎封君佐父起家寖致饒益孳孳力孝養寢視臥起庭視饔飱退入子舍不逾于庭出王市中不逾子舍親有不豫壹意將順務承驩有病則嘗食宵衣累月不怠苟得自盡無所不用其情季公伯仲蚤亡惟叔在封君父事叔終其身無間言從兄弟異籍而居視若一體嘗曰吾鮮兄弟四海無若緦功父黨故嘗以居屋售季公封君悉反券而歸其子封君受室葉氏內何氏姬並贈孺人子四其三出何孺人仲即今君也季則繼室夏孺人之自出封君日討而訓之

庭吾家藉先廟之靈卽累世皆有樹矣乃今當食其
報其在君而人往考氏以僥來而遊儒乃今非僥然
者也爾曹勉矣三宗各立祠篠塘後封君首義立本
支祠任財費爲舉宗先命長子珍爲植形家言篠塘
善矣獨水口當有羅星封君卽捐貲鏟之田爲基址
乃舉邑故多水利諸堤久廢而不興封君上便宜輿
復如故故多水患蓋當諸水下流徐令均田合高腴
下淤爲一則封君持其議請分則爲三所部並受其
言境內迄今稱便水溢則操舟作糜以食餓人溺于
棺葬于灰蒿目而憂不及宗族有貧者輒傾橐應之

逋不責償償不責息從兄萬注從弟萬緣並喪家一
出亡一行乞封君善承父命召歸而室之既歿各撫
其二孤無所失其賙母黨妻黨親近屬有加里人姜
氏子當贖金且鬻母弟取足封君悶焉代之贖既歸
其弟召其母而食之今君故入省讀書主道士失衣
一篋詰主者其辭窮願償十緡無及吏議封君聞而
趣入省盜無左驗夫何償竟不責十緡謝罷道士舉
室有訟封君授三十緡眾繇無償尋寘勿問居常遇
諸長老雖貧賤必折節下之即其春秋高猶抑抑也
遇諸臧獲義不勝恩顧乘素封之後自致封君殷殷

富厚矣貴倨矣布衣蔬食不越盛年出無車行無益即受章服非歲時無冕衣裳鄉人之得封君者詡義無窮及其與尊貴者游侃侃正色不取苟合壬午縣大夫舉鄉飲屬博士諸生布狀逆封君爲大賓乃述行義之著者致辭其辭腆矣竊惟吳俗用汰楚俗用纖豫章富吳楚之交率以纖勝封君富由纖起德以富行用其中矣不佞閱諸良令宜無君令君材要以明損益酌民宜蓋家法也柱下史所貴者三寶封君有焉雖其有之是以似之封君於是乎龍德具矣

孝子鄭緝之傳

尒故爲襄陽守得鄭兩生兩生父子也父時中雅以
質行著繼之子也少以經藝擅塲督學使者行郡中
首舉時中質行其人蚤歳當室家故貧仲季藐焉二
孤亂而待哺長君悉發傳經歳賦食之教之婚之嗣
之三孤匪父之怙而怙兄孝友具矣伯子繼之恂恂
磬折象長君賢仲子緝之孝弟力田獨任懔急少藴
藉伯子戒仲毋爲陽處父剛仲唯然安得季孫行父
從兄也歳乙丑伯子舉進士最爲邑入爲度支郎尋
奔父喪祔葬襄陽城南祖墓旣最二千石得贈父中
憲大夫寧國府知府如其官于時伯子奉太恭人郡

舍中獨緝之處守壬午正月季叔其有子婦之喪則純之妻也將舉而瘞諸中憲墓前卜得日矣緝之亟涕泣而諫曰吾父席先世之靈 譽命逮于地下律之禁步猶幸得保塋域完無論朞親即夫人然矣且序昭穆別男女家教具存如之何自我而蹈故步緝之有罪罪在緝之憤勿遷怒而傷考氏心緝之無死所矣純之若弗聞也者而去之謀益力則又長跽季叔杖下垂涕泣而諫曰是舉也告之以 國制申之以家禮終無奪心意者緝之得罪重矣叔猶父也緝之猶子也在小辟則杖之庭撻之市在大辟則坐之

嘉石傳之赭衣又甚則賜之死可也吾父卽歿于邑
家庶幾乎叔若諸子共保之有如家丈人坐中庭諸
子婦背庭獨立寧能一朝居乎假令遺吾父以安居
緝之唯命季叔若弗聞也者而去之諉盡力乃聚徒
暮夜卒舉喪而瘞墓前緝之力不能支號泣而已則
寓書伯子母輕發爲母氏憂會督學使者試宣城伯
子報書未及發緝之深念曰吾兄深沉長厚必不能
以大義而滅期功在禮當奉　誥命易新碑他日兄
奉母歸吾何以面吾母莫非子也緝之以七尺軀不
能爲吾父守三尺土將焉用之卽自輕又何以面吾

父生死皆啟覺也吾父其從鴟夷二月庚寅迄于丁酉凡八日亟拜而呼天其于縣諸生以敬質其由從之拜戍戍徧拜諸隣隣人問所之則曰緝之得過吾門請歸不肖之身以謝吾父辛丑城啟門而出癸卯自沉于淳河迄三月竟不得尸傷哉死矣計至伯子陰拊心痛哭病者浹辰無何轉四川按察司副使道出吾郡則飲泣而告余余聞而歔欷仲子死孝死且不朽公歸矣其如若何對曰繼之不才終不以吾手足而戕吾父手足純之亦人子也如使其有心則亟遷新逝以避吾父吾願足矣如使其有胸而無心則亟

遷吾父避新喪吾願足矣可若何余頫首而長太息者三公長者也當余春秋未艾願得夫巳氏而甘心焉公廓然容之視吾褊心直翼海蹄涔爾伯子謂老母年踰大耋乃令匿仲訃不以聞有如異日者聞之旦暮恐不保先生謂仲以孝死殆亦不倍於人倫誠得片言寬母氏心繼之幸甚余敬諾遂爲之立傳焉司馬氏曰南國沿激楚之遺風故多烈士要亦務行其志豈必殉名汨羅死忠淳河死孝其歸同也嗟乎汨羅忠矣惡能築戮諸壬人顧汨羅儼若生存而壬人投諸有昊有餘戮矣淳河亦若是也吾于夫巳氏

何尤

楊時粟傳

楊時粟簿萍鄉卒以引疾致仕時粟字也其名仲寬字而不簿何居簿非時粟志也時粟家東郭則從曾子受博士書既卒業成均下四方之士歸治別業得二陝區近者商城少遠者負郭時粟善田文學文學故與殷司徒同師以故司徒入市中輒主時粟余有事城府必司徒與俱司徒既就館或邀余余亦見客始至則戶庭塗墍必飭必蠲庭下分畜盆魚列峙木石庭上列古良史圖書若二代尊彝諸名家手澤在

函古書在篋或授餐觴豆刀匕必適或授館扃牖几席帷寢必安余目司徒何楚楚也司徒謂楊氏故饒至處士彥綱滋大時栗爲處士獨子折節爲儒尊古而卑今負俗而崇雅則其性然也余察時栗顧若靁踵若輪齊若衡佩若委身若拊舌若捫余目司徒何恂恂也司徒謂時栗嘗問道東越及季氏門季謂諸君子幸從吾游宜莫如時栗溫其如玉時栗有焉其斯以爲君子之容非色取仁而已文學則曰否否君其以爲楚楚其自舉則已涼君其以爲恂恂其自律則已峻居常而御餘閣無特亨出得當於名公入得

當於有士無私請易于時行沉潛剛克時栗其庶幾乎江方伯聞之曰揚君誠恂恂矣而田君侃侃自負顧相與莫逆于心苦辛異味而和爾君是也時栗次當謁主爵待時之清而後行

先帝初始受萍鄉簿時栗歎曰舉世汶汶同爾如使吾為異惡用揭白日而為名高如使吾為同惡用逐波流而為厚利吾共以同而異殆亦託於浮沉者邪於是令移之獄必麗於法毋及不辜令授之程必先以身毋坐不敏諸請間者請簿簿輒麾之請者曰故簿皆然麾何為者簿叱曰故簿則可今簿則必不可邑人獨多簿安得吾

簿令吾鄉無何監司行縣至簿攝尉故事當戎服前
某簿自念曰境內奉　天子寵靈疆事無缺簿櫱櫱
然故逢掖也奚跗注爲監司以爲訶簿曳長裾自若
旣而廉簿無郤罷之頃之簿病遂上所部乞骸骨歸
部使者檄留之業已出境容叩之故葢三問而後言
往聞諸殷長公自公卿以至卒史皆仕也幸而得致
乃爲全歸吾踰艾而衰夭佚吾以疾矣卽拓落而返
初服終不失什全吾歸矣歸踰月病浸深乃屏諸內
人獨與文學同臥起時文學仲子瑞禾字時栗長息
申以婚姻而兩君結生死交則胏腑不啻也廷梅亦

爲時栗獨子憑几而詔之第父事文學兄事瑞木絕口不屬家人產卒年五十有八踰年而葬石壁山曾司徒出鎮粵西余出鎮楚獨方伯始得謝爲之志爲之銘踰十年方伯卽世司徒及余皆家食余方假故舘以居廷梅戚戚進曰先君子未奉一言其何以希不朽余敬諾遂述平生之言以質司徒嗟乎斯人也斯世也宜居羸則以好脩而屏末利宜躋顯則以直道而殺卑官宜胡耇僅下壽而正考終宜阜昌僅一子而獨當戶顧斯人亡矣斯世降矣乃今司徒及余若方伯諸子環居邑中卽邑中賢豪長者不憚更僕

而悉數之又安得其二三與斯人齊一指也於是廷

梅籍余言以告文學文學曰然

贈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曹公傳

歙南有長者曰曹文修文修以字行名演曹氏家世

受禮公大父覲父禎及其子樓遞以明經首舉于鄉

公幼孤寡母王珍之甚則以先世中折藐孤毋學儒

公懼傷母心遂舍儒而賈以爲養始服下賈輒操心

計中廢居駸駸乎五年而中十年而上矣獨念先世

手澤具在終不以賈故而絕於余日胠篋讀祖父書

通大指凡所稱引不詭于先民雅游縣簿高門引爲

上客雖至貴倨爭折節下公公買浙南關詰水部陳
告緡便宜狀主者籍聞之　上采爲令勒石布之于
是上下稱平迄今饗其利勿絕中丞公旣家食月請
于行獨多公時舉子弟斌斌中丞授宣城南課博上
業凡諸經營供億悉以屬公公終歲一布衣僎學蘖
以身任緩急間他人有慶輒爲之鼓舞有喪輒爲之
咨嗟涕泣不啻匍匐救之近屬若干曹皆待公舉火葬
于地買于貲度不能償卽千金罷勿問或以母錢而
鬻子女公折其券罷勿償負公故習形家言兢兢審封
樹里人鑿渠爲溉侵先世葬旁形家耳語公于法不利

公笑曰苟利百家爲吾利大矣聽之因是誦義里中不言而信宗人有構有司不能平諸父老皆言必處士演居其間可立解太守陶公遣吏逆公至其議遂平縣大夫爭迎公而就質成違言浸息公舉伯子梲蚤亡仲子即樓命之學仲在家塾日十往程督之丁卯仲籍上太常辛未成進士公春秋八十有八仲上書得請歸養　詔賜高年爵一級有司給粟帛賓禮禮之踰年公即世不及九十者一年爾顧命仲子兩世未遑即地下日幾幾望汝汝勉之矣庶幾乎無忝哉其後三年葬公鳳凰阬之壠大事畢仲受戶部

尚書郎所以覃恩贈父如子秩戊寅贈承德郎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壬午贈奉政大夫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明年仲遷四川按察司督學副使將有事省墓則抵大學士申公爲之表大學士許公爲之銘旻六月丁丑仲奉　璽書詣墓所樹表易銘竊歎曰嗟乎使先人在是日適當百歲之辰惜也下臣無能爲先人地　君相幸察先人無罪施及下臣即百其身報於何有余幼學禮出入歙南既習公爲人兼善仲子古者國有惇史閭有閭史野有野史今之惇史執政職之不佞鄉人越在草野藉令禮失而求之野則

河源李封君傳

自南粵操兵其民習于私鬬河源曾氏聚族而居曾田將修怨于其隣則舉衆而兵上管李封君以省墓至亟馳會曾田請罷兵客沮封君國狗狺狺於涘何有封君謝曰固也其如先世之封樹何遂上謁曾田衆且鼓矣則皆盛氣而叱之曰縫衣者何封君敬進曰余邑中貢士李學顏也羣䜉而起曰我兵將討罪上管客寧有說乎封君盱衡而語曰不然非天子無討即敵有罪固當坐有司討者何也公等乘一朝之忿

必覆其巢而焚之脫敵自知其必亡阻兵借一勝負未可知也藉令一舉而殲於討得矣有如天子命使來討何故稱兵輕則首事者誅重之則族是與敵等死爾先發名惡等死罪浮無寧以片言故而釋兵非直保隣抑自保也衆投戈拜曰善公逭我誅庇我族敢不惟命其事遂寢其後王師下諸壘而會田以無罪獨完河源故城避河流不及于噬今徙久矣徙則當河流之衝封君復故趾而相地宜語諸父老不亟復水將噬城而城瑕諸父老領之莫之適主居數年水大至齧城而入之諸父老咸造封君願從命爲役

封君乃捐貲首事舉邑皆受工躬爲植而巡工悉爲
要束有司無所預城徙而完閭伍嬰城而居水更至
卒無患封君勞城工病幾殆諸父老走羣望禱之昔
夢歷王者居邑人纍纍械繫待命門外既王門啟王
者以賓禮禮封君公大有造於邑中福澤未艾病良
已而夢所見諸械繫者逝亡封君竊竊然歸德於天
務力爲善以答明貺先是封君受業博士傾諸生中
年貢澤宮竟以母留養假之得時而駕焉徃而不宜
僅以家食遁出一奇猥自託於魯仲連晏敬之屬則
其緒餘爾其後封君以子壽貴得封南司空尚書郎

乃今尚書郎出守衡州則有虞氏岳牧之任也衡州
以治郡最蕃帥其家教云司馬氏曰古者爲民捍大
患禦大菑皆血食事今之吏治宜莫難於治兵漕比
年南粤搆兵其民易動或小有所激有司爲弗聞也
者而釀之卒以怙終法在必討晚矣比年江河爲患
豈朝夕故哉始以玩愒失時卒以重遷近殆亦晚矣
星星不滅炎炎若何消消不絕遂成江河皆是物也
借得人如封君者而畀授之事即禦菑捍患何難焉
語曰非此其身則其子孫衡州是已夫平水土格有
苗其斯爲萬世功也衡岳之麓禹蹟具存牘勒石而

思禹功則　今天子之守臣在

吳平仲傳

平仲故名文衡則孤字之曰平仲既以字行銜原得士孤更字之曰玄成平仲之父爲戶部尚書久作郎池上公也兩世以醫傾郡語具世醫傳中先是孤叔毋吳爲池上公姊池上公少學醫東浙與先公俱及池上公暴亡先公從惠伯高世其業乙卯孤自郎署歸迎婦平仲始生壬申孤自楚入朝平仲從其兄和仲迎孤境外平仲丱而都美孤心佻之即貌清揚胡爲乎見長者而多笑伯高目攝平仲輒止正容而堅

自持乙亥孤得請歸寧和仲業已受郡文學功令時
禁格初下取數菫菫毋或踰明年平仲補縣諸生有
吳籍籍多二仲矣孤從從弟仲嘉爲伯高內弟二仲雅
從仲嘉受書郡中諸茂才數及孤門而講業二仲奉
伯高命亦咸北面事孤孤以平仲所就業故翻翻假
一善鳴則丹穴殺皆也于時二仲競爽出入必偕里
人謂有吳世種德而不登迨于二仲發矣郡守相告
縣大夫率善視二仲比月試必召兩生者前二仲惟
遊要友爲燕遊不待召而畢至伯高始當室而困積
久而饒顧齋用必矜無所濫獨歲費百緡教諸子以

爲常𦵏已延延二師四子咸在會𦵏令君以𢛕喪去七月望且行平仲冒客寒彊欲出祖母安語曰亦而兄祖爾若且留平仲對曰他日迎謁令君無獨往乃令兄獨往也無寧謂兒將以出境而亦令君卒以疾行歸而疹作疹已客寒則又乘之伯高臨視而心自危法在不治吾其母以姑息害事輒奉百金叩他醫他醫之技畢單無所適主伯高及安躬視湯藥忘寢食者五浹辰四方速伯高者車馬塡門伯高謝不往獨先公病伯高日一省之平仲依依伯高不欲其斯須去已卽孤發使往速未始不推轂伯高西行平仲

既及門危其神不亂疇昔有饋伯高於城府者篋中
蜀錦一最良和仲懷之伯高不之詰及平仲幾殆伯
高求百端中其驢和仲出鄉所懷者歸伯高伯高子
平仲平仲卻顧曰此吾兄鄉所懷者也何出大人喪
中既而耳語婦方曰適吾失言吾且得過伯氏婦應
曰伯業已告家大人無傷也頃之和仲至則又曰適
吾失言吾且得過伯氏和仲應曰而兄業已告大人
無傷也平仲始病心竊自恇執弟又仲手曰天乎吾
何遽及此即不諱謂而嫂何病且深諱之甚蓋以九
月七日中夜而盡不及壯者三年吁嗟嗟乎傷哉有

吳之碩果四隅其一矣伯高世以術傾郡活者無慮數十百人顧不得有其子矣未也惟是未亡人在㝷假而生也之死靡他胡然而獨生也浸假而死也則孤子一孤女二猶呱呱爾未辨其父面也遺腹且八月猶緡緡爾蠙蠙爾未聞其父咳也胡然而同死也吁嗟嗟乎傷哉許曰伯高中年家步康矣由艾而往庶幾什全司命者倏而殀其子寡其婦孤其乳下孫天道忌盈一詘而三不祥集矣藉令無忌夫何折乎仲而降割于伯高和仲又言父病癱乎仲衣不解帶者踰月有半不肖往往被酒乎仲數從容以為言姊

歸夫子從弟士能不宜于力替姊爲士能買妾姊從之他若告語溫溫終身未嘗言人短甚者叱咤不及童僕評語不及戸庭何論兄弟嗟乎是皆可以無死而竟死也乃今父母之喪平仲若喪吾身兄姊及弟之喪平仲若喪手足即士能之喪之也若喪兄弟知生可以知死其皆不倍人倫者哉

汪烈女傳

烈女何居重女也女未家也未家而死何居女生而父有成言矣乃今受釆矣笄矣字矣行有日矣從一而終惡在其不死也女以吳死而系之汪何居重女

也汪女之所自出也系之吳則沒女矣系所自出女
未家也諸汪聚族洋湖諸吳聚族臨谿並著休寧汪
從事世高故善吳處士士龍並豪舉處士五舉子曰
文袞明年丙寅烈女生所善客攝褰脩以婚姻請從
事敬諾遂結二姓之成及從事宦岳州載女俱往日
授女列女傳當否悉有概于中從事罷歸則與故所
善客有郤間者先入謂處士急所善客而後公從事
不平面客讓處士往吾直以片言于女彼安得要我
盟即渝盟諸責何討女方從母績起立堂背而聲言
夫人失辭盟可渝宗廟可無乎從事心壯女客退佯

詰之父與翁孰親而獨不能爲父地女拊身徐應曰非敢爲地也父之教也是歲壬午處士將請期從事廉而貧客楚久旣得請于楚期以秋八月戊戌逆女歸先月文衮病溲法在不治女聞而謁母請往省之幸而彌留願及一面而訣母呵止女安得此不祥之言月之壬辰訃中夜至質明女衰服見力請臨喪父黨母黨交沮之女持大義不可奪同里孫生故有口且爲中表諸兄則自梱外通名陳不可狀女曰兄囫子諸生邪彝倫謂何爾父老汪叔弁後至屏衆咻而面質之女正色曰能行我則死吾家不行則死吾室

等死室不賢于家叔弁乃麾羣寃出徧贊曰女行乎哉志决矣於是止哭退入于房就湢而紉縫衣陰繫組八尺爲内絰出而南鄉拜父于阼北鄉拜母於堂東鄉拜門内親乃就道旣至而喪在殯女焚香而奠猶猶而入帷堂姑執手逆之乃就喪次則文衮故寢也拜姑畢徧拜諸姒諸姑周視房皇灑然自失保母問之故則曰吾嘗夢及此者三至則儼若疇昔其一則琴瑟咸在得交梨一中分之覺自占其不終因而矢死者三年所矣姑聞之慟女善容慰姑即兒亡婦在猶兒在也已從諸姒諸姑問梱内事歷視井臼庖

厨近傷塔覩其將飾巾以待白首幕扶姑即次痛哭數聲澌堂為之盡哀輒吞聲止時女信宿絶粒夕飧至亟屏之第啜白水二杯曰唯是足以沃吾心望吾腹矣燭至則請就寢室保母宣言曰若殆依依為姑息耶是速吾以不令終也吾少長於君寧以爽德而操二三乃今未及結縭白首何待死必矣獨恨未及舉六未及臨吾姑待之異日者幸相從得正而終乃足吾事有如含斂畢藉婦功毋男子以也保母出女閨寢門屏息尸居閨寢外躡履聲宣言如嚮者保母以女僕退信其無他中夜屋震極者三聲若濤起舉

室聳覩紅光隱隱燭天啟門視之則自經矣蓋春秋十有七云太函氏曰三天子都其廣不耐千乘歙休接壤有若比隣北山之死大里潛川之死松山歙二烈也吾宗也　縣官奇其節表其閭列傳具在而臨谿之死亦吾汪也不亦鬥立乎哉郡志有言新安山峭厲水清激頎兹女德茂矣豈公宮之教則然彼已宮墻綮家所不若綮者非夫也

太函集卷之三十三

太函集卷之三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四首

許恭襄公傳

當世世家首稱靈寶許氏葢世及卿相庭中四極人臣作始則襄毅公代興則莊敏公文簡公恭襄公並以勲伐名世不佞待罪郎吏再得事恭襄公襄毅公有子如高陽公其季也高太夫人以弘治乙卯生公幼從襄毅公歷邊事輒以橾戈布陣為戲喜談兵始就外傅善屬文襄毅公心竒之旣冠而字之曰廷議

正德己卯舉鄉試第四人越七年成進士奉使餉榆林邊士氣勃勃自負直將長驅沙漠封狼居胥出理邢州以無害課最會仲叔並列卿貳例格臺垣尋進職方既終高太夫人喪補禮部奉　詔進九邊圖論世宗嘉納之見者咸以為切中時宜即擢直無讓歲庚子由尚書郎進南京光祿少卿尋遷南京大理寺丞釋囚汪敬劉鎮冤獄會邊事起南京交薦公可備急邊會推京兆撫臣署公名居次　上曰是嘗上圖論者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薊州公始入軍上備邊十二事要以振律宣威汰冗蘇困居常選鋒團

練犒糟飼秣士馬一新白通事結虜入邊襲殺守備大掠而去公督將士設伏出奇斬白通事及首虜四十人捷聞進右副都御史賜金幣躬歷諸要害築邊城增敵樓造營房計出百全登陴可守矣以勞致疾請告西歸庚戌虜大入薄郊關廷臣奉　詔薦公可屬大事　上覆閱圖論驗公爭見亟　召公分宜故不可公公覊　闕下踰年得　命出撫山西公籌山西一如籌薊上書力郤互市厚戍嚴關疊臺數十章亡不剴切乃設亭障謹烽火列拒馬佃營田部署周詳屹然足當山河之固矣虜犯柞子塢不得入乃伺

大同龍撫墩公集精銳邀擊之虜挫復入公親援鼓護軍血戰以捷聞　詔進兵部右侍郎賜金幣獎諭壬子八月虜犯紫荊關公督八營兵布八陣厚待之虜聞而遁時公業已受　召協理京營會城京師公奉　璽書爲植不佞越在版築從公周旋比訖工公不與賞時雲中上谷饑甚釋憾者出公督府且犇公甫出關檄傳雲中兵敗殺副將公歎曰治亂如治絲也急之益棼亟發條約懸書徧諭之閭伍乃輯公疏其狀乞假歲月以布恩威　上心然之手條約置坐側公既至申令誓師吾家世受　國恩直將奉不肖

之軀以徇爾曹超距之日久矣寧遊疆埸而就市曹
意懇辭嚴亡不人人感奮旣以軍興不給亟請發度
支通鹽筴足芻糧賡轉輸密綜核比年不歲不旬月
而穰矣妖民呂鶴結虜入虜以潛師從公決筴擒鶴
斬之獻馘者四十　詔進右都御史則以應卒而制
勝居多鶴旣誅虜旋馬西向公旣敗之紫塞八房堡
追襲俘馘百七十有奇　詔進兵部尚書廕一子世
襲錦衣衛千戶總督如故甲寅虜連營犯死窪口公
業已完聚備之虜嘗我軍佯遁旋入公督諸軍奮擊
俘馘百四十有奇明年秋入掠獨石其酋俺答大舉

四十萬衆寇山西公分部發兵遣輕騎擣其穴據險
設伏夜出銃師破其營虜狼籍分崩死傷不可勝紀
已復犯龍門火石嶺公勒標兵尾擊之至響水鋪出
虜不虞募死士持刀斧乘夜突虜中所觸糜爛虜大
潰墜崖窾谷膏血川原伏兵悉起夾攻聲震數百里
火鼓徹夜不絕明發殘寇踉蹌而聚號泣而遁公乘
勝躡之俘馘者五百三十　詔加太子太保廕一子
世襲正千戸　上益多公伐　召入爲部尚書于時
北虜南倭警息日至　上患倭與患虜等集羣議下
本兵公折其衷上平倭十事諸軍謹奉　廟略悉中

機宜丙辰倭入淮揚虜入寧夏諸軍戮力驅剿悉從
本兵受成苗寇盧阿項粵寇馮天恩會寧寇許以明
陳孔榮各負固稱兵有司逓上變公決策誅首事者
餘黨悉平　上故眷公習兵下　手札問邊方大計
公撮其要七事以對悉當　上心大同右衛孤懸虜
圍不解公陳六事五要幾之詳大率主於振厲積衰
責成專任言者倀倀告急請罷本兵憾者主之公遂
免已未虜大掠灤西　上曰薊遼督府務得人朕欲
仍用許論　命甫下驩聲震邊隅公遇上便宜中條
約一如鄉法庚申虜酋把都兒辛愛大舉分寇東西

公業已完繕亭障簡練部伍不遺餘力虜百窺不得一間入夏不解春防無何伺大水峪聚精騎俟諳堞計無堅不瑕公登陴誓諸軍力戰而卻追至段伏嶺俘馘以聞　上賜金幣軍中壽下　譽命臧者無所釋擿以虛報邀功轞獄六俘面詰乃得公既經略邊徼分爲十區各以憲臣監之區分衛援爲主守兵分奇正爲犄角至今從之歲大侵列戍嗷嗷待餉公爲之請賑言者以亟請擿公遂罷公核諸軍實無闌出入乃已丙寅冬十月公自理喪具端坐而終年七十二昔在庚子公守南宮一羽人遺公書稱默齋大司

馬默齋公別號也歷十有七年而徵當公飾巾一巨
星若盤盂隕西北殆亦天授豈惟世德乎哉公故于
文事優率以用武顯終始邦政身繫邊圉安危者餘
三十年以首功計者二萬三千降者二千酋首旗纛
車馬駝仗以鹵獲計者三萬五百修築邊墻以里計
者四千墩堡以座計者三千人言襄毅之有恭襄猶
絳侯之有條侯驃姚之有冠軍也顧襄毅阨於寺人
恭襄阨於執政卒使齋志以歿底績未遑其成其虧
是或天道得全難矣　穆考即位公子俊詣　闕上
書　詔復故秩諡恭襄　諭祭九壇遣中書劉天衢

營葬公配河東李氏累封一品夫人是生倓倓以任子歷二千石守衡州長孫茂樽任執金吾次茂杞任弘農萬戶進遊擊將軍戍昌平曾孫二長浩然次廓然公之世澤未艾也左司馬氏曰不佞道昆故受先大夫戒即與聞兵事絕口不談頃島夷入淮赦淺道議遣故右司馬江公部兵出討簡二部郎以從公首署不佞名疏入矣人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取郎公笑曰是唯不談視談者賢矣竊惟公弘廓深遠片言千鈞玉立溫溫不色喜怒即公目屬不佞不佞無繇吐一辭爰及任人較若衡石儼然大臣之度其亦諸

先正家法邪昔襄毅公右孫忠烈以既得之鄙不佞非其人公象賢矣不佞竊爲公立傳其詳具新鄭相公志中

潘汀州傳

巖鎭甲歙四境其市萬家故多薦紳大夫郡縣籍博士者參之一嘉靖初載潘汀州惟和若鮑尚書行之方文學櫛之方中丞定之掾諸生高等迭爲鴈行汀州公居常嘐嘐入試輒負無敵顧小試則偶大試則奇守郡諸生二十有五年六舉而阸自乙酉迄己酉始貢澤宮守太學十有二年四舉而阸自己酉迄辛

酉始賓上國既三上春官而終阨也辛未負疾而入幾不支然後改處而謁天官受光澤令既以令最始遷秩判汀州丁丑乞骸骨歸迄今耄矣公生而有口屬對如流父處士命以側注冠之公油油然任放宗人子提公綏何故儒冠公厲聲曰儒則自為冠冠則父命若能提側注無寧異日提毋追耶遂受經塾師師急操切公嘗從里社觀劇法當笞公前謝曰朴固當願以文作贖師灑然異其請命課三篇公倚席立成師大駭以為天授時諸氏講業東越公從之游諸避席曰樊詎能北面惟和執友而已既之省會善張太

宰張中丞兩公者遇諸塗必叩經藝一月公不待啐畢應聲答之一時藉藉公名傾東南之士矣鄭郡守王季郡丞中孚爭下士式而入里必過二三子於家及公執父處士喪郡守相皆臨弔公故善丹陽姜太史相與譚春秋太史既貴遇公市中輒引車避之大呼曰侃故人也何避爲太史執公手且勞公寶耻以揚揚辟故人故先自避爾公咲曰侃故以意氣相許公幸先鳴顧策名畢甲侃方爲公快快安得揚揚也其後太史官司成崑山王太史官司業前驅持竿牘至則司業過公公謝曰侃故未習王先生何先施也

司業捬身而對曰祭酒譽公不容口故願承下風公雅游大人率以經藝取重次者奕次投壺即用洲衎工善謔至其論事慷慨往往有國士風伉直敢言終不以章縫而怵軒冕鄭太守以遷去諸生餞之紫陽先是諸郡相帳具水西速者趾相屬太守先即諸生席抵暮且盡驩既而召諸相君第移席就諸生飲諸生既醉或捬郡丞背而歌席罷太守語諸生旦日不可以不往謝公正色曰章冠之咏夫子與之謝者何也必無往會督學使者至丞攝郡初試恐絀諸生使者發策失諸生名遂廢其籍畢試諸生列高等馮太

守從里中飲則與公分坐投壺公舉矢勝之三左右
皆失色太守自若起而壽公余不難以三舍避惟和
第樂觀惟和三捷爾公入太學茅司成首舉之及王
司業蒞南雍戶外逆者皆長跽車下公獨拱立宣言
弟子毋以非禮事師茅目得公令諸太學生勿復道
旁屈膝楊生以母疾革不告而歸疾平祭酒繫楊生
庭下生日夜泣械如初公數楊生若以母故繫幸而
母無恙即死孝賢於生若不欲爲孝子乎何作楚囚
泣也語聞諸祭酒尋釋之公故從里中鄭參政受天
官書將客留都則周内史相攝欽天監公就周語語

稍紬公繼繼然伸其說以振之周歎曰相世守天官失口公所謬甚矣遂相與竟保章氏之說盡棄其學而從公初公父處士命伯以儒仲以賈仲無祿蚤世公不釋業代賈真州家世用陶公獨與時逐或用鹽鹽或用橦布或用質劑周游江淮吳越務協地宜邑中宿賈若諸汪諸吳悉從公決策受成皆累鉅萬眞州諸估爲會率以貲爲差上賈據上坐中賈次之下賈侍側時余婚氏黃翁當居上翁跼蹐而虛左待公公後至詰其由坐客以狀對公奮臂大呼曰吾鄉禮讓國也無寧以什百相役僕哉衆翕然從之公遂左

州人鄒聚主諸大賈負公逋千金聚逃有司諸賈皆
引去公言諸賈故匿褱亭其利久矣今有急柰何去
之卽傾橐代償五百金諸賈響應事立解及公有子
能受賈公始歸儒比年雖托於賈人而儒術益治諸
學士過眞州者輒屛刀布相與挾筴論文公少爲大
言人謂公且以賈廢里少年舉以爲口實且以靳公
公裂眦目少年矣言如故吾頭可斷妻子可孱此志
終不可渝及阸南宮或勸之仕卽不得公車令視故
吾猶賢公自謂吾志益堅氣益壯神益王天賛我也
倍天不祥再入京師鄉人某子甲依相舍且言小相

于公没没某請紹介見之是畢也得則天祿石渠不得則繡衣驄馬毋後也公笑曰余少年勃勃覬一第若搏牛蝱卽自今得之終不失一國史不得終不失一臺郎安能從牛馬走作平津客也辛未病齒擁借一而姝自度將不任於是歎曰吾志未艾無若天老我何既受官遂以單車赴縣光澤巖邑其民恣睢又境內數苦兵編戶去籍者半僅築一城以守縣治且頹公自斂鳩工橐出三百金爲之改作且移書諸子若等輸而翁歲賦如常吾民貧吾終不以一歉凋兹土民有訟公以豈弟得其平卽有罪當贖金公罷勿

贖民有逋法當繫公爲之曲諭親故力能貸則貸之
否則取諸宮中補其不足罷勿坐部使者遣吏按獄
狀獄虛無人入計挾二蒼頭賫斧咸自具悉罷書記
即刺簿皆出手書顧所部不能忘公年雖最公衣之
薦也既遷汀州別駕公安之守吏入朝公攝郡汀故
當耍害則團練千衆戍上杭河頭坪冠至戍者率以
内顧先亡無固志公建議必欲固戍者宜莫如城坪
坪城戍者自保其室坪固矣卒用公議冠無復窺上
杭諸同官多酒人飫夜飲公雅不喜飲率先歸舍中
同官嗛之且有所中公曰吾老矣安能以黄髮叟逐

黄口兒哉遂投劾歸不待報而先出境時江仲文開府南贛徐子與爲監司並遣使遮道留之卒不返歸則垂橐而入獨古書數千卷奇石數十拳爾會清軍御史報命入中者閣及公張太宰怫然曰此吾故人益鴻漸翼也乃令業已干仞彈射謂何卒予致仕公既老屬諸子爲良賈諸孫爲閑儒時敬之定之皆里居公日從敬之角奕往往務決勝一再日夕不休季年猶負不羈呫呫自喜嘗曰吾能事無慮累百其可市者三以儒則市甲第以賈則市素封以奕則市國手欲勇者吾直以餘勇賈之客聞之曰噫有命公市

甲第以郡相終市素封踰萬金而濫市國手則後進紛紛然則三者之市人爲政三市之酬天爲政公其如命何司馬氏曰不然昔在眞州公病甚神乃見夢授十六言其言曰受天之祜爲龍爲光享國之祚爲成爲康有周享國久長成康其選也蓋壽徵矣公當隆慶而受光澤其龍光之應乎抑或不于其身于其後人則諸孫在

方思善傳

思善者何太守字也思善旣成進士起家陝州歷南京戶部尚書郎坐諸以隨州左徙廷議卒直思善不

旬月而卒秀州會浙軍民課部中擢杭州太守思善
官太守矣系以守不以官重思善也新都故多顯者
千乘如林自文公起紫陽五百年而有思善志在千
里中道而痞假之以年體乎其後重思善重新都也
始思善力明經勞且嘔血病甚封大夫戒勿勞自惟
生人之不朽者三顧所立何如爾立則其人也死也
猶生也否則其人朽矣有生何爲夙夜愈盃孳孳病
良已及其自丞而守也徇二郡而勞有加遞嘔血如
初不得告幸而予告旋卽首丘語有之士先志官先
事思善務焉事半而齎志以終惜也初贈宜人黃有

身隣媼夢龍降于庭而舉思善始學書數則以莊憚其師居則憚同羣出入則憚諸少師郎父黨遇思善必正容故以幼清見奇稍長默默舉宗目思善安得綿蕞老生思善益莊擇地而履遇喪王父母幼而盡哀既居母喪哀踰王父母其中骨立外飲泣以安封大夫既婚猶侍寢牀下命歸子舍挾日而夕二三既貴亦如之禁之不可封大夫就留都舍僅四壁以居乃就思善言仕則人人饒矣問而官則大夫也而胡獨貧思善拊身而對曰揚寧患貧天祚吾家厚矣自曾大父以儒行著大父大人世以勁正長厚繼之概

諸躬行諸儒不及自揚起儒術子姓殆將以佔畢承家五世專門何論裂土彼儻然者冀土也揚何有哉封大夫躍然起曰吾猶故吾終不以家食故而唾清白行矣先是思善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寢疾將終則自秣陵來奔幸猶及歛拊棺而誓曰余鮮兄弟猶幸以手足戚二昆伯兄棄余余之身則兄之身也所不毋視寡子視孤有如此木尸聞而盱乃瞑終身不食其言忠弟康死宛陵康亡後哀之甚旣而亡忠子時斂拊心而憯自傷天乎不欲卒吾爲德則皆易地如贏博樹墓而爲之銘思善守官浼秋毫若塗炭出

舍不持一器俸入不浮一錢再居州皆入覲則稱貸
以共資斧陝五十緡隨三百緡益居陝三年猶取諸
俸餘以往隨僅六月故四倍之自陝入朝余遣役夫
為御鴻臚屬糾外臣朱寢者二思善與焉糾者持州
大夫綦寢而青何朱也卒下吏議當罰金益州人以
貲郎隸鴻臚故不得請于思善嗇之甚陰主之思善
業已察其由置不辨及居南部則方子及與俱會大
察方跡同舍王郎幸思善一言而解王郎耤江陵張
甚則自其鄉没公田若干頃私據之佯言為祉田贍
諸不給抵思善為文侈其事為之彌縫思善辭以不

閒大以爲望遂上書誣坐思善闕出庫金思善即主
語連子及則又以流言磯執政鄰疾以要必行三人
並從量移思善以隨州出矣諸郎蘄思善君肉若骨
若血君牙施報均矣思善謝曰非揚無良不及此子
及之謂何子及笑曰脫不相及則流爲不及君雖然
而別浙漕卒饜諸糧戶不饜則譁監者亡敢誰何率
以糧戶委漕卒思善往監得故狀宣言　縣官歲漕
用卒法如行閒請以軍法輸漕不用命者在軍正於
是班漕卒以什伍進皆斷枚輸者亦什伍各負石如
其班人至各以肩相授受終日而畢閒伍無譁軍吏

晭晭無所發故以秖入激大農大農詰之則嚚而懟
秖由糧戶主由郡丞綦等其無如第羣坐肺石以待
命既而部使者漕大夫發軍吏奸狀而東人德思善
力爭之無何事解思善由由然任職端居自如與得
不入於心故無愲喜及杭州力疾視事獻歲失囚或
言守貸或言守病民間懼守將自及皆爲守危思善
聞之引而罪已覓則吾心也誠不自知其過寬病將
不貸敢不得謝爾既而罪人皆得郡中盍誦長者之
言以德觀思善者皆曰孝弟人也忠鯁人也之人也
之德也其殆可與立者與嗟乎思善已矣陜州則分

與地植召伯甘棠在焉比年吏治弛而公費故廢法故削隳亡而田故不治賦故不均道衢而奔命故罷民皆寙而訟故煩農故惰倉廩虛而歲故無備于抓癈而民故無良思善入境自裁冗費百金以示之廉繩大猾以示之法履畝均田經界則壤以示之核式廚傳格驛騷以示之共違農時而訟者加之罪示之力本而修和積穀若常平示之有備令出畢行惟盜爲患患禦則樹木於塗以泥剽騎患竊則嚴警跡以彌作姦患掠則立保甲以譏聚藪於是先之以明作繼之以勵精本之以慈良持之以惇大民事舉矣形

家圭測學宮水法不利積二十年所賓與詛焉乃引渠水通泮池蓋鑿山濬流不憚征發以興大役會歲惡則出粟以鳩工工不召而來民不賑而給庶民饗其灌庶士承其流境內皆言伯則井榮侯則井澤功等爾則又以士未知學則授之室以樂其羣士未知師則尸祝先正先生以樹其表士未知誦法先王則餼遺書以授其業士未知經術則爲之期會而躬課之以程其能居三年士斐然嚮風且以三物起矣比治隨猶治陝也獨其城毀隣金穴而生戎心登陴何時居隨僅五十日趣城隨完城而行民不知役秀州

故連澤數謀術非常郡豪蔣伯良爲戎首結納諸巨
室應援捷干卒然即深求之負固城社丞以他事召
之郡數其罪繫伯良郡中怙然居民戶相慶也故事
丞以詰盜並受民詞思善亟屏之此非吾職故事有
所捕獲率以贓啗子錢家乃悉召諸家籍戢更比月
遞以一人待命即獲者當追入第奉命而索其償市
中大便丞請禁爲令嘗津行赴旁郡中夜數十艇逆
舟思善據席而叱曰盜乎吾秀州丞方使君也艇皆
羅拜請護行前塗或不利使君我等且以一艇先驅
爾比還報皆辟易乃解使君思善手呼之曰來爾曹

皆吾隣國赤子也歸矣亟易業爲良有如異日者坐吾庭則吾有三尺在令而後第受吾戒毋怙終羣唯唯而應曰使君得天百神保矣我等幸得聞使君氏庶無獲罪于天藉第令牒無死所矣令而後願受羣不逞之戒毋夜行思善以七枚故多材暇則進諸生與之講業其間或抱高義即未及門而愈急之嘗嘗嘉善則以其邑當下流亟爲之堤以捍水患其後經野之令下則郡丞董七邑之成丞出舍周行齧食而露宿五月而畢會嘉善之籍後至乃復檄丞勤事有加五日而畢病矣頃省會之變或以爲張民而弛軍

鬪者效尤而嘉禾不守禦之衆盟矣丞立召首事者詰其由即不平則有司之平具在如之何以横目爲從目哉威福在朝廷毋干鈇質于是人人慴服退而稱神君以功觀思善者則曰治陜能陜治隨能隨治秀州能秀州所嚮必有功矣此其始發也當路而爲不亦滅没乎哉嗟乎思善已矣昔思善治經藝屏陳言其曹率勦説以爲雷同思善弗屑也曰旣灌而往芻狗安陳游衍則含黄山出王則含靈谷人知其登高望遠踞石漱流僊僊乎遊也不知其爲黙存爲見獨獨觀昭曠之原即授簡成一家言壹禀于心得及居

郎署徧誦六籍百家言道德則師心言文辭則師古文法秦漢古詩法魏晉近體法唐要以論道之言請煞中桑林之舞於留都說焦弱侯于浙說宋以德炎儀卿顧思善之言必有概于中蓋金口而木舌者也凡諸恥論具在伯子時化譜中大都點成者什三寘契者什九言言吉矣嗟乎思善已矣豈其言與之俱朽哉思善內直外方率以嚴嚴取重疇之三德其將疇歸乃今則其進取則高明矣則其退藏則沉潛矣則其中立則壹歸乎正直寖假而畢其餘力寧詎知其所稅駕乎所部大司馬張公雅重思善請紓之旁

郡春其平而畢用之嚴太宰先世籍秀州籍籍間思善謂守固病其賜告而待之家外臣得休沐以歸自思善始思善春秋四十有四病革正衣冠而終君子曰人亦有言士固有志夫士尚矣聖亦宜然孔子七十而從心則志學為之本立者立此者也顏氏如有所立其三十之年乎不惑則有定矣知天命則静而安矣耳順則不慮而得矣從欲而不踰矩則自得而達原至至終終莫非志也思善之明志庶幾乎强立不反者邪其語伯子過化存神則不踰之矩也窮神繼志其惟後之人乎

吳母安氏傳

吳伯高之姑爲余叔母池上公以醫者故善先公中道而殂伯高當室先公力賛伯高修世業吾家自先公而下悉賴之余故事伯高猶伯兄安氏嫂猶丘嫂也嫂年十五歸伯高池上公故以國手盖州州里待之生死後車數十乘無留行歸而出褎中金紛如振落獨不問出入居無嬴公既暴亡家亦驟落伯高持嫂作牛衣泣恃質剩爲饔飱嫂脫故裝不踰時而盡日幾幾糊其口攻苦百端伯高夜讀父書嫂躬力作與相對壹以南山晨鍾爲節始即安伯高以視疾出

里門嫂扃戶終夜待甚而達旦猶宵衣逆之庭嫂有
姑適從事君吾宗也姑以同里媚黨故嘗主伯高昏
聞嫂狀恐不堪亟往慰嫂嫂逆姑無少望申申自如
姑默然歸心獨多嫂吾宗故鼎盛豪市中門內新昏
姑必召嫂爲客諸少集高會競芬華嫂獨以荊布參
之不改其度比歸舍卒未嘗佗目接者語伯高里社
召優施則以相門擇壻爲劇既罷嫂私語伯高孰謂
相女賢何怏怏也伯高應曰相女則人人賢矣彼舍
沈沈而下陶穴幸毋求多嫂曰不然父命婚則父爲
政固當從一而終無他厚別故也興昏則女爲政乃

其心業已甘呂生貧無窆以陶穴而貳心非始願矣婦人從人者也怏怏何爲伯高謝曰乃今而後察子之微加於劉一等矣池上公自知非壽類幸得依祖墓而首丘比終喪會近屬有舉葬者嫂首叅曰時不可失毋忘舅遺言伯高辟易曰穚何敢忘患力不逮耳嫂傾槖以治藁裡奉池上公喪葬之伯高季弟集外游不歸慫期不娶嫂謂季今猶可跡也脫令他日失季所手足謂何乃具資斧抵近屬督季歸爲之納婦舉諸子女嫂故孱弱日計粒食不盡二溢米歲計肉食不盡一豆肩上食伯高葬而不惡自御饘粥茹

茶如飴伯高從余楚游往返三月嫂僅市一臠以供春祀帥諸息餒之餘日藜藿不饜未嘗知肉味及伯高有客供具悉出中厨時易則易時予則予要以各望其腹伯高既軼故步嫂杖共儉保之十年小康十有五年而足二十年益三十年饒拓市廛質刀布殷殷厚矣嫂斤斤猶故也欿然不加伯高雅言以受金悉遺嫂嫂辨其精者糅者區分之需精予精需糅予糅無美無不足事至而握算必析秋毫立斷而行雖費滋重勿恤即伯高自以為不及也伯高蹶而復振自攝者自操違言嫂從容諍伯高務退讓即攝者再三

至中外卒不聞嫂怨言無論夷醜不爭惡聲不及臧獲顧居室以莊見憚雖燕見無嬉嬉息子四息女三先教而後食諸息在髫齓事嫂若嚴君即無所譙訶莫不齋慄或餽殺蔬果核率俛首亡敢前嫂詔之曰市兒攫食如飢鳶過飽且為病吾固不欲成汝口食態尤不欲加汝災以禮食則不然吾啖汝以禮耳年始艾而婚嫁畢猶獨任其勞賜諸子含已箸刀布必均無私子息子為和仲為平仲為文仲為夷仲畢使之受經脩贄授餐歲以百金計和仲平仲並為郡縣諸生出入必俱翩翩兩逢掖矣息女歸三甥所夙夜

衿鞶三錫為吾從弟汪道弘為方汝福為方以旌嫂召汝福與諸子同師道弘當戶歲辛巳平仲以病鮮嫂五內為之摧斬焉骨立顧獨茹哀飲泣毋傷厥考心殫忍及冬卒中什地殊而不死遂成偏痺即卧疾呻吟猶然部署梱內事時而憤憤長吁而呼仲氏名目寡及孤輒於邑無所措家人匿不以見踰時亟呼之前踰年諸方藥不瘳且飾巾待期矣余謂文仲美如冠玉將不任佔僤之勞伯高以為然命舍故業而承家學文仲視毋湯藥卧起不離寢門余以乞碑東行必文仲為相伯高謂文仲不能去毋持兩端嫂聞

之曰司馬叔必欲東無寧獨往有父在孺子第從行時御史大夫張公得代還余待之吳會張公雅聞伯高高義檄軍正修文仲功尋授之符給章服歸朝毋而毋無恙甚喜可知踰月而病益深度且不保會比隣火嫂力疾彊起視之始悸而終疲詰朝即世蓋癸未冬十月巳巳也嗟乎嫂四子而亡其一子亡與亡乃今夫琴瑟桮棬一何悲也顧良人者旻矣諸子樹矣諸婦並有孫六人矣唯是仲氏之孤寡在則舅氏伯氏叔氏季氏諸娣氏立之安之死如生亡如存皆是物也借曰偕老傳者何加焉

太函集卷之三十四